

顏魯公稟本釋文

中桐倫右墓修
附魯公筆法已

完

移 6
82



勤子門
號 2
卷



顏魯公景本
釋文

雲外館





謝太傅儼然班立迎盜新亭捐遜之間折
 其山威之鋒而優遊就便賭墅圍碁之間
 亦制堅千里之表蓋嚴易之變參于外所
 存之神未嘗動于中也吾嘗資政評魯公
 之書焉公之書取法張長史而其氣象險
 勁之妙稟諸天性別成門戶歷代之久人
 僉宗之頃日偶得其三稿三表二帖字蓋

序

從轍體不見復有用意痕比諸公他書大
異風格坡翁曾顯坐位帖曰信手書動有
逸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措未免也
顧坡翁親觀優遊之可喜而遺儼然之可
貴也若使雙美相照則豈置軒輊于其間
乎當亦知一時歎賞爾公之文屬辭簡潔
規模嚴整格調之峻適如其人而帖中行

間有點竄處有添注處文路參錯讀之頗
難翰墨者流但知其字之賢而不知其文
之妙詎無遺憾友人杉山鷗林訪余語次
及此徵諸書釐正銓次謀之梨棗欲公諸
世云管者戴安道嘗龍范宣出讀書安道
學畫宣亦喜曰為無用安道迺取南都賦
為宣畫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

木山川莫不畢具而壹二有所證據宜始
躍然曰畫之為有益如是後遂重画今余
為此亦安道之傲顰者歟然所徵甚狹竊
魯公者果亦躍然耶否耶設以質之君子
是為序時明治十二年十月撰於東京禁
地履霜書屋 讚儒 中桐儉吉

生方裕書



顏魯公小傳

魯公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博學善書開元中進
士授朝散郎著作局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後使
河隴五原有寃獄久而不決天方旱真卿辨獄
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時相揚
國忠怒不其附已為東京畿採訪判官尋轉武
部員外郎務錫苛細武調者懷之出為平原太
守知安祿山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
廩祿山知其備變而書生視之不以為意及反

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聞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奉牒詣諸郡由是多應者進屯博平敗袁知泰軍斬獲殊夥邑威益振境內稍安既而史思明大舉陷諸郡獨平原博平清河不下然人心漸沮不可復制真卿懼遂辱命渡河歸于行在詔拜憲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敷朝

廷草昧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後改尚昏右丞忠直孝友羽儀王室逮事四朝為國元老位太師封魯郡公年七十五為盧杞所陷出使李希烈希烈感其養重遣歸復命會有間之者事遂已矣尋幽龍興寺掘坎於庭曰若不降坑之真卿怡然曰吾知守節而死耳命在于天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爾心事邪卒被害後歸葬于京師贈司徒謚文忠史稱之曰雖千歲之久其英烈信如嚴霜赫日世仰而畏之

編者撰

顏魯公稿本釋文

讚州 中桐儉吉纂修

駁州 杉山雞兒校訂

三稿

王虛舟題跋曰、三稿祭姪為先、告伯父次之、論坐家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

座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煙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座則兼有祭煙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為蘭亭後勁也。

祭煙帖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李明之靈，惟

爾挺生，夙撰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戢轂，何圖逆賊間壘，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俛爾傳書，爾既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既開，兇威大變，賊臣不久，孤城困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攜爾首櫬，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

饗

按通鑑景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落于河北乾元元年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是年九月有祭姪贈贊善大夫李明文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予嘗見公為赫書告身一通真楷灑嚴正聞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老米石刻想象風致耳祭王君出不公祭姪李

明文稿一紙詳說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道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真妙解處殆出天造當公注思祭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真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書艸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不善書千載而下世不愛重况超逸若是尤宜寶之撫手三復敬歎因題其末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道婉

行未循尔既事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
適與楷紙縫合自尔既至天澤逾五行殊
鬱怒真屋漏蹟矣自移收乃改吾承至尚
饗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
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襖叙薰哀樂雖異
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
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字如泰山墜而底
柱郭未茂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覺趺如
驚龍之入挈吁神矣觀此見真蹟無疑按

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
子而帖自署閔國侯蓋史之誤也杲卿為
公從父兄而李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
字加第十三於泚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
苟可法也李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
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為范
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
為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
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丘間計事報盧逖

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為如何人，而顏氏兄弟子姓，勦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遂清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為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又加季明頸謂云：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

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莖，長安鳳栖。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觀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耶？兄弟子姓駢首就死，豈易以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々如

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
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
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自来耶至治三年
十一月廿日吳興陳繹曾書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
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
傑思而黃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
皆能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
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

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
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蓋
嘗屢見而祭姪則聞而未覩今寶章錄可
考宜其亟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
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為
劇致山谷亦曰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
以來風韻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
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
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况此

二帖皆一時草稿，未嘗用意，故天真爛熳，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也。聶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為鑒定。後有疎深陳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考訂精審，又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一月朔，長州文徵明書于金臺寓廬。

告伯父帖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廿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敢昭告于亡伯故朝議大夫，豪州刺史，府君之靈。日者，羯胡祿山，俶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靡夷。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闕土門，擒斬逆豎，挫其凶慝。先益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孤援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

大保、甥姪八人、季明、盧述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嫂及兒女、皆被拘囚、睿略昭宣、宇宙清廓、脫于賊手、並得歸京、真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與臬卿同心協德、亦著微誠、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憲部二尚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為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門、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臧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頰授太子洗馬、頰授協律郎、頰授秘書省校書

郎、賜緋魚袋、泉明顯、頰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真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違、伏增感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尚饗、

按乾元元年十月、公至京師、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豪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為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州、北齊為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州、更

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為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國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晁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間州印豪字亦不從水元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為州名三年八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攷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濠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碑

本

唐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紙本高八寸長二尺五寸前後有宋人鈐印皆不可辨識惟穆字印並開封尹印項墨林收藏諸印燦然可見此文既摸入鬱岡齋中刻本十得其二耳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崔胤

長安安氏富蓄法書顏帖數種此其一也觀其筆法遒勁初不用意實為奇跡又嘆

魯公之烈義而曾不得少容於朝廷至遂
為饒州刺史迄不免淮西之行則時事可
知矣此尤可深嗟而永嘆云元祐九年甲
戌四月會稽公穆父題時在閑封東
紹聖初載九月八日上御集英殿策賢良
方正陳暘等三人臣京臣勰臣執中臣服
臣古臣陶臣卞同待詔殿門同觀此書卞
記

右唐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真蹟

宣德八年秋九月丙申前史官國子祭酒
兼翰林侍講太子賓客致仕胡儼拜觀謹
題

右顏魯公祭其伯父豪州刺史公文稿一
通觀其出為饒州刺史時眷々朝廷之恩
以一門生死哀榮告伯父于地下畧無怨
望非上之心真可謂懷忠之士也當明皇
寵祿山公固知其必反張九齡亦知其有
反相人主蔽固已深而不之知及及公以

平原太守起兵討之，明皇嘆曰：二十四郡都無一人義士，獨不識真卿何狀，而能若是。嗚呼！其真不知真卿也邪？苟識之人，無能間之者。先與從兄杲卿同心戮力，摧挫賊勢，杲卿死于賊，真卿亦不容於朝。九齡隨罷，奸臣猖獗，幾覆唐祚，可勝嘆哉！公歷仕三朝，數為險邪所構，累斥而卒，至繼死，嗚呼！悲夫！天乎！人邪！徒起萬世之下，愧惋而已。撫為過化之邦，祠而祠之，宜也。其手

澤之留於撫者，人之寶之。代歷兵燹，翰墨猶新，重如拱璧兼金。其有以夫，宋元祐中錢穆、紹聖中蔡卞，題其後，皆可以為奇蹟。觀其字體，有快戟長劍、龍跳虎卧之勢，可謂發諸心畫者也。撫郡李懋德氏藏之，累世屬書副本，乃為錄之。如右，并題其後。觀者當知其忠烈之不磨也。宣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二月，咄文淵閣秘書校正，豫章進賢包彥孝書。

此顏魯公祭文草也。公自蒲州刺史封舟陽縣侯。乾元元年，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至東京作文以祭伯父及其一門之親，約可三百餘字，雖改攷塗抹，然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觀平生碑刻正書，其峻偉如山岳，利若戈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則小行書也，剛勁而圓熟，與爭坐位帖大略相似。予未敢以伯仲評之也。爭坐石刻，此

則墨蹟尤為可寶者。自乾元迄今千有餘年，楮墨完美，筆畫爽朗，而精神英發，雖在草草之間，正氣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屈而仰，非虛語也。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至太子大師，李輔國惡之，盧杞嫉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景泰四年秋七月，既望，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前翰林侍

講史官陳敬宗謹題

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舊在長安安
師文家安氏別有魯公書草五紙老米嘗
盡得之然猶獨以此祭文為天下奇書今
從毘陵陸諭德廉伯借觀累日信米老之
言不虛也感慨之餘敬題其後吳郡李應
禎

爭座位帖

十一月某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
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寓書于右僕射定
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
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
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一時挫思
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煙
之閣名藏大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

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洎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為一行坐，魚閑

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為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况乎收東京有殄賊

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
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
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
尺之地洎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
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
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
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
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
九卿三監對之從右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

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
之位雖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昇
會讌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
為賤所凌尊者為卑所偏一至於此振古未聞
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
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
衆人不敢為此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
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
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

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恠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之友。文闕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

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重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較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

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况再於公堂，獨咄常伯，當為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悅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怒震電含，怒責數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辭以對。

右魯公與郭僕射爭座位書也，此石橫廣四尺六分，高三尺二分，兩截書，上截三十二行，旁添一行，下截三十二行，旁添三行，每行字數不計，草書，在西安府學。

王昶按，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

種，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長安安師文，一曰

吳中復重刻本，中復守永興，再集，一曰米襄

陽臨本，待見寶章錄，一曰北京本，堂見藁竹，一曰

戲鴻堂本，見畫禪寶，一曰嘉善魏氏本，即半村錢

旃摹本，嘉善魏學漁正之字，漁字子一號

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著內齋集

十卷，日知錄五卷，蓋帖為錢氏手摹魏氏

刻，一曰關中本，見竹雲，今在西南府學碑

為無錫錢陸燦湘靈所藏字畫端勁湘靈
嘗書其生年甲子並科分事實于下則其
寶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書
改為謹奉書不其盛矣改吁足畏也然美
則美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
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
字苟以悅軍容為心苟以下添取字竊見
聞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
等字深入佛海字添注况乎收東京至豈

獨有分于僕射哉等字兩省官自為一行
兩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十二三
師三公十二下添注衛大將軍次之六字
未嘗參錯下添注至如軍將至振右未聞
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皇時至亦不聞
別有禮數等字益不然矣下添注今既三
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
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
直書之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為之也文

云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
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人舊傳作知字元
武代即位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人
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以功實封三百
戶四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
文云魚閱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魚
朝恩傳云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閱府
儀同三司文云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
羊兇逆之衆郭子儀傳云子儀次子晞復

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之文云
苟以取悅軍容為心軍容之為人清修梵
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
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
自朝恩始而不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
禁尚沿崇佛之舊習朝恩亦嘗奉之而史
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珍賊之業
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攻
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

驅至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即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郭英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真卿又不為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即有陝州別駕之貶。然則英又得此書，其以真卿之言為是與否，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既為陰事元載之人，則真卿之被貶，未始非英又陰

為之譖已。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闕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衛大將軍之次。即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

例不當列于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尚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下座，所云裴僕射者在僕射裴冕也，尊者為賊所偏，賤誤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

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英人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為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

書稱英人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人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統又改陝西節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人留守都史稱其無檢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

掠都城並無抗扼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為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々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又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又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自為一

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曾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

此魯公與郭英又書英又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之會英又擢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

魯公集卷之七
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
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
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
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下觀
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
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
恩為軍容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
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劔南節度使
嚴武死英人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

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
之後蓋未深考耳

石門文字禪曰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
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
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閱軸未
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
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
度豈更堪公破壞也于此又曰朝廷綱紀
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為人蓋公所遭之

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
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于中者因記
于此

金石錄曰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
郭英乂也魯於坐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
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魏了翁鶴山集曰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
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
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

口有生意倚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
數十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
行言孫邪

黃文憲公集曰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
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
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
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為倭
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
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為一此書雖奇特猶

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東坡集曰：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袁桶清容居士集曰：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

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僕射指，後不復有，蓋長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折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

書畫跋曰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
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今此石刻中
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
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元時袁文清楠跋
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
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
陝中地名今石在陝中豈即安氏原石耶
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析時剖此
帖為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為兩以石刻

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
指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
馬所藏本又止半幅耶元章書史又謂內
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
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
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
行尚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
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
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

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曰：嘗得坡翁搨本，無毫髮失真。蘓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尚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蘓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否，內尊者為賊所偏，當是賤所偏，又別置一搨，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

竹雲題跋曰：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幾

縣獄狀，硃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與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蠶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氏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再摸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蠶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葉竹堂稿、西安府學、顏魯公坐位帖、得之
按察使李俊、此帖與北京本字行微有不
同處、字亦稍剝、不若北京本之精好也、北
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
又得二石、始為完物、然予所得於洪常秀
才者亦四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
行、不知其如何也、

三表

余編三稿帖、務纂古人題跋、蓋所須之
要有四矣、彼此參攷以正譌訛一也、當
時事蹟禮制以考諸今日二也、藏襲展
觀見其所履歷三也、書法玄微觀諸評
論之間四也、而如此帖、則孤行既久、諸
本無見之題跋者、信為可憾矣、編次之
間所以彼此存異同也、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
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
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
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
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為
伯父故秘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
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
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年臣亡父
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

等並祿襁苴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
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即
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
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杲卿雖死為不朽
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祇懼慚戴已深不
謂霈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為非
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
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謝以聞云云

按魯公年譜乾元元年四月故晉王曹

王侍讀昭甫贈華州刺史公上表謝之
有批荅曰卿之乃祖當為碩儒既高倚
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
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
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謝憲部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為善不勸有罪不罰為
惡罔辨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
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

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
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
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
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
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
與臣計會同討克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
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却入土門諸郡危逼
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
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

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何以報上。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絲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為歸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僂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

揚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同帳，令應接，奚契舟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勅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在，遂至廣陸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即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矣。臣捧戴殊私，不任惶懼，陛下縱含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覩冒至深，胡

顏自處、臣忝為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迂、示國無刑、於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為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

按魯公新史本傳、至德元載十月、公既

渡河、二載四月、謁上鳳翔、詔授憲部尚書、上表謝之、批荅不允、曰、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

魯公稿本釋文
中謝 臣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兇
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
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
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
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
丞相御史府，人至于今，稱為副相。東方朔舉自
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為御史大夫，則知
其官何可妄授。况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
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

儻俛就班，候隙請問，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
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即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
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
利權，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
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詣閣門，陳謝
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迴恩，送停臣一職，別
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云々

按魯公舊史本傳，至德二載四月，公朝
于鳳翔，授憲部尚書，六月加御史大夫。

上表謝之，批荅不允，曰：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籍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公既當職，方朝廷草昧，不暇給，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公劾奏之，貶漪為右庶子，何忌為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二十

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王琬當關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公進狀彈之，上還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々教戒，故不敢失禮，崇嗣老而變，卿姑容之，自是百官肅然。

顏魯公稿本釋文終

附錄

十二意筆法記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公請
 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儼宅憇止有羣衆師張
 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
 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
 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中其言者僕自再於
 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
 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

諸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傲從長史言語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既承况大獎諭日月滋深夙夜三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眴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

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蒙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乎曰然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然曰鋒為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然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趣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
媚之謂乎曰然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鈞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過之
謂乎曰然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
掣為掣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
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
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
然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
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然曰巧

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
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
巧乎曰然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
字處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
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
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
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
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
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

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鐘、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跡字緩、譬猶楚晉、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歎、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其圓轉、勿使

拘攣、其次諸法、頌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曰、予傳授筆法、得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而雖畫沙、使其藏

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
切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
是乃其迹可以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
想工用故其点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
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
真草自知可成矣

平直均密鋒力轉決補損巧稱為十二意
簡緣云此即所謂意外十二巧妙也真書
家不傳之秘魯公自述如此而後得之噫

古人之難如此後學視為易々而忽之何
也

按觀盧雋臨池訣剛柔之象則雖画沙
當是勁筆淡行而字画勁淨者也印々
泥當是軟筆宜希濃墨而字画肥潤者
也徐天池註曰雖沙是瘦字乃骨中有
肉印泥是肥字乃肉中有骨
按董內直書訣曰右欲去肩右邊轉角
不要露肩古人謂之暗過

顏魯公稿本釋文附錄 終

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筆正此獨書
 法宇宙之事無不皆然矣近時又墨日
 開朝論魏晉夕評唐宋追歐慕諸公
 異乎所尚而顏魯公稿文眾望一軌百
 世如一日是非徒賢之蓋貴于其人爾此
 書改攙塗抹讀之頗難而書體神韻
 別成一格王虛舟論之可謂詳矣其人

不讀其文不解其字之形象是求欲
以得其實致所是所謂舍其本取其末
者也歟星城中桐君有憾于此編此書令
余校之索學固淺何任其責然竊以
弊因其意者故敢不辭有諒曰工於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學此書者可
先誦其言而先了其意苟學其人則

習練之心手一發遂入其室苟否則口
說書法筆畫形象亦何所費余嘗
論由其人而學者學龍伯高也由其技
而學者學杜季良也此而不成猶刻鵠
不成以類驚彼而不成則將安免畫虎
不成卻類豹之責乎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

杉山鷄兒識



明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免印權
 東京區築地壹町
 日七番地僑居愛媛縣
 平民中桐倫吉纂修
 芝區烏森町壹番地寓
 静岡縣士族杉山雞兒
 校訂○出版主前兩人

日本橋區浪花街十九号地
 印刷 木邨徳左郎

履霜書屋藏



發兌書賈

柏悦堂 芝字田川町十八番地
 内野弥平次
 沈香閣 日本橋通一丁目六番地
 永尾銀次郎

書公高天澤二

履霜書屋

東京書林

北	吉	東	水	内	九	小	大	牧	山	稻	北
沃	川	生	野	藤	屋	林	食	野	中	田	畠
伊	半	龜	菱	傳	善	水	孫	吉	市	佐	茂
八	七	次	次	右	七	之	之	去	未	之	街
		郎	郎	門		街	坊	街	未	街	

